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四十七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蔣繼熊

繹史卷一百四十七上

馬驌撰

韓非刑名之學

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

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漢書法家韓子五十五篇

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横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

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

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

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韓非子孤憤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彊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

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内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

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

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劒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劒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也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

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知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

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

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蹟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

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

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

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奸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五蠹

上古之

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

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

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

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客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太王處豐鎬之閒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

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

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寛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馯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

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令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

以遊海内海内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盖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

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

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

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

定雖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

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

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彊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

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

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貴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内之民皆言

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

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内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内稱惡以待彊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

一彊也而衡者事一彊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
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
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
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
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
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
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
有疏有疏則為彊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

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彊則以外權市官於内救小則以重内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禄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

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彊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彊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彊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彊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

衡之計而嚴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彊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内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

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貨財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

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劒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八姦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

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
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
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
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
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
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
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
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

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娱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

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
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
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
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
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
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彊何謂威彊
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彊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
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

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彊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子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彊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彊彊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

焉明君之於内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其於
左右也使其身必責其言不使益辭其於父兄大臣也
聽其言也必使以罰任於後不令妄舉其於觀樂玩好
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其
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人
臣私其德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
其能察其過不使羣臣相為語其於勇力之士也軍旅
之功無踰賞邑鬬之勇無赦罪不使羣臣行私財其於

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所謂亡君者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已有也令臣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故不聽羣臣羣臣知不聽則不外市諸侯諸侯之不聽則不受臣之誣其君矣明主之為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

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

飾邪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

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髙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甞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刼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

太乙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般槍歳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䄏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隠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彊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

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

者也臣故曰明於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貴罰敬信民雖寡彊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彊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顧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匱而民望財匱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

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則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彊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彊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

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故曰明法者彊慢法者弱彊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

則古者必貴如令矣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摇鏡則不得為明摇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絶凡智能明通有以則行無以則止故智能單道不可傳於人而道法萬全智能多失夫懸衡而知平設規而知圓萬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釋規而任巧釋法而任智惑亂之道也亂主使民飾於智不知道之故故勞而無功釋

法禁而聽請謁羣臣賣官於上取賞於下是以利在私家而威在羣臣故民無盡力事主之心而務為交於上民好上交則貨財上流而巧說者用若是有功者愈少姦臣愈進而材臣退則主惑而不知所行民聚而不知所道此廢法禁後功勞舉名譽聽請謁之失也凡敗法之人必設詐託物以求親又好言天下之所希有此暴君亂主之所以惑也人臣賢佐之所以侵也故人臣稱伊尹管仲之功則背法飾智有資稱比干子胥之忠而

見殺則疾彊諫有辭夫上稱賢明下稱暴亂不可以取類若是者禁君之立法以為是也令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為非者以邪為智過法立智如是者禁主之道也明主之道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為賞勸不可為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

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彊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

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亡徵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内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内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不以衆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

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彊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内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

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羇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内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彊無禮而侮大隣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彊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

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懐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彊内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内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驕法時以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地無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位嬰兒為君大

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彊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辠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

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内混通男女無别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彊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癈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户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

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過功章服侵等宫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勿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

其隣者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
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彊
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
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
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有度
國無常彊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
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
而荆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

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彊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

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
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
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彊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
者加于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
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
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
不求用於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
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

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内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

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禄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敝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故主讐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

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令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彊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隐居而以非主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内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

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内聰智不

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内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滅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

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斵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橈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

侵則主彊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揔權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事在西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

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

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名

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

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

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

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

情謹修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人之道

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

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鞫之終則有始虛以静後未嘗用已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夫道者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者下周於事因稽而命與時生死參名異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羣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

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

之上固閉内扃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疎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内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

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於股難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為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讐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

度量之立主之寶也黨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圉必身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其罰毋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鬬㘚㘚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

無適從為人君者數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疎木枝扶疎將塞公閭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毋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公子既衆宗室憂唫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探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如箴如銘主美言盈簡道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

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彊羣

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於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効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

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閲焉宮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絶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執其柄而固握之絶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擅其主逼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擅行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寳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

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八經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

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

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因情

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巳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

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不因君而主道畢矣○主道

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別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任吏責臣主母不放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

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究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失小

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
不然而與其讐此謂除隂姦也緊曰詭曰易見功而賞
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説諫不通而易乃不用
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
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
亂其患徼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
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
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

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起亂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多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

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
邇以知其内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絶
黷泄倒言以甞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網獨為舉
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
未見作鬭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
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
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
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

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立道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怨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隣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為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參言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内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毁譽公私之徵衆諫以効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聽法

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

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讐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

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内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類柄　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橈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

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主威 說疑 凡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

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内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内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

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至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

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饑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彊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其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

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橈内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臯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逄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為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意

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髙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害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

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橈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

王明主則不然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纆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

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為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

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託為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為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

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如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晋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為是也

故内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刼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隠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君而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

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為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隣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隣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

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為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狥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

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不
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
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
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
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
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
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内寵竝后外寵貳政
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

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孽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

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絶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

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令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寛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

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禄不橈上者謂之傑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静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内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廪

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

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原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

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為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竝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窞處託伏深慮大

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邪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

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〇言之痛快故多而不厭其複

繹史卷一百四十七上